

镇江旧时斗蛐蛐

文/潘春华

蟋蟀俗称蛐蛐，所以斗蛐蛐就是斗蟋蟀。旧时，镇江民间斗蛐蛐之风尤盛，城里城外一些颇具规模的茶馆、茶坊、茶楼均设蟋蟀斗场，例如五条街附近的“杨家茶坊”、南大街的“春生园茶坊”、大西路上的“如意茶坊”及天主街一带的“华阳楼茶馆”等。每逢中秋至重阳前后，一些专门喂养蟋蟀的户家便备好斗场，下帖约人在茶馆开斗比试。

蟋蟀斗场通常有三条斗赛规则：讲究赛场设施；重视赛前核对蟋蟀；明确负责司戡、封盆、移盆、芟草、监局的专人等，以免弄虚作假。开斗前一天，茶馆门前张贴报条，予以告示。开斗前，除登记编号，还需交纳斗银，谓之“交彩”。参斗的蟋蟀均需逐一过毫戡子，精确称其重量，按重量分级别，重量相等的蟋蟀才允许相互搏斗。

开斗时，先将两只蛐蛐放入斗罐，罐中有栅栏，谓之“闸”，双方主人用芟草各撩逗其尾须、小腿及牙口，使之兴起。这时，主持斗场的“监局”高喊一声“开闸”后将栅栏提起，蟋蟀即冲上前相互咬斗，在一旁观者可事先纳银作彩，谓之“贴标斗”，购买筹码，谓之“花”，以一百二十文为一花，一花至十花、百花、千花不等。彩头和贴标都为斗胜方所得，斗败者不仅承担交彩的银两，还要给付贴标者的纳银，常常负债累累，甚至倾家荡产。据老人们回忆，清光绪末年，五条街附近有一家杂货店老板因喜斗蟋蟀，却在斗场中屡屡败阵，结果变卖了杂货店资产抵债，最终一贫如洗。

旧时，民间获取蟋蟀大致有三种途径：一是自己动手捕捉；二是出赁雇人捕捉；三是花重金索购“大黑青牙”、“青麻头”、“白麻头”、“花麻头”、“黄麻头”、“红麻头”、“紫金翅”、“青灰须”、“铁头青背”、“琥珀青”、“黑头金赤”、“紫黄”等载入古谱的上品蟋蟀。镇江民间识虫，一看蛐蛐翅尖，二看蛐蛐牙口，三看蛐蛐体色。镇江民间还有“白不如黑，黑不如赤，赤不如黄”；“头大足长为贵”等

说法。与蜈蚣同穴俗称“百脚看门”的蛐蛐，更是上品，因其同蜈蚣习性相近，十分凶猛，战斗力强，稍加调训，便会奋力与对手搏斗，咬住对手不放。

蛐蛐被捕获后，要置入预先准备好的竹管内，每支竹管只贮一只，以防咬斗，然后分盆喂养。喂养过程中，还要组织蛐蛐对斗，从中挑选头大足长、强健有力、气势凶狠、圆腰背厚、斗志饱满、敢于直奔对方、攻击力强的蟋蟀作为种子选手。然后将其在邻里朋友间相互比试，使之产生“蟋蟀王”，这才可以带到茶馆开斗比试。

旧时，喂养蛐蛐的器具多为陶盆、泥盆、紫砂盆、陶罐或陶质过笼。材质以澄泥陈旧者为好，据说特别能养虫。蟋蟀盆分南北两派，北方称“罐”，南方叫“盆”。旧时，镇江喂养蛐蛐多用陆墓烧制的南盆。上世纪60年代，镇江一座南宋古墓曾发掘出三只陶质过笼，是与土陶盆配套使用的一种喂养蟋蟀的器具。

如今，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，蟋蟀斗场早已成为一种记忆沉淀在历史的长河中。唯有农村稚童，还偶有斗蛐蛐者，不过，也没那么讲究了。



漫画 郑海仑

暮秋菜田

文/刘利群

霜降刚走不远，深秋时节的早晚温度极低。虽说秋天萧杀多于春萌，但菜田里依然是绿色多于黄色，就是刚翻的泥土也透出黑黝黝的潮湿来。暮秋时节，白天的时间已经越来越短了，太阳早没了夏天的劲头，也不会再在落山时再跳一跳了。因此，只要太阳一到南山下，天空基本是往擦黑跑，晚霞几乎很少看得到。

南山边的一片田里，有需要浇水青菜，有需要人工选拔的萝卜，还有长得非常茂盛的大蒜。在青青的胡萝卜叶下，躺着一把锄头。锄头的主人正在田间用镰刀割着生命力顽强的水花生。

水花生名字好听，叶子绿得发亮，茎藕嫩粉红，看上去挺美，但只要它存在，田里的蔬菜就别想生存。农人们都知道它的厉害，只要发现都会想方设法刨掉水花生，并且不肯留下老根。它的生命力太顽强了。

锄头提了起来，那是农人在使用它。这时节还能种些啥？天气转凉，植物适宜生长的温度在下降，秋天还能怎么忙？殊不知，农人的字典里有着“夏菜忙完秋菜忙”的惯例。虽然火红的西红柿，紫色的茄子，排列有序的彩色玉米令夏菜色彩缤纷。但穿越冬天的绿油油的青菜，黄白

有致条垄成行的黄芽菜，吉祥安康的绿豌豆，也一样使秋天的田间如春天一般充满生机。

深秋也是种油菜的季节，尤其是秋雨绵绵的日子，正是栽种油菜苗的好天气。油菜苗虽然生命力比较旺盛，能够抵抗低温、白雪、干旱，但栽种时一定少不了水的滋润。如今的人们，尤其是摄影爱好者，把春末夏初观赏油菜花当作踏青郊游的美景，却不知这一美景是在深秋种下的。当成片成片的油菜苗栽下，那绿色的田地不亚于春的萌动。

情不自禁地想起欧阳修《秋声赋》里的描写：“噫嘻，悲哉！此秋声也；其色惨淡，烟霏云敛；其容清明，天高日晶；其气栗冽，砭人肌骨；其意萧条，山川寂寥。”欧阳修笔下的秋天仿佛成了凄凄寂寥的象征。但真正的秋天，何尝不是一个丰收的季节，何尝不是春天萌动的前奏，何尝不是冬天孕育的火种？

秋色的菜田，不就是成熟与干练的象征吗？秋色的菜田，不正是丰腴与人生殷实的写照吗？

人若悲秋，不如看看暮秋菜田。



相遇太美

文/王丰江

2005年1月，我调到镇江工作。那年秋季，未满10岁的女儿从县里的实验小学转入单位附近的小学，我们住在所辖区的政府招待所，离学校很近。正读五年级的女儿上放学一个人来回，欢愉而自在。

每到周末，当时还在县机关工作的爱人将我们父女爱吃的菜做好带着，坐汽车从县城过来一家人短暂团聚。她先到招待所，放下东西就赶往学校接女儿放学，然后一同说说笑笑手回临时的家。

一个周末的晚饭后，女儿在房间里看动画片，我和爱人步行去超市。路上，她告诉我接女儿时的小细节。本来，每个周末爱人去接女儿，女儿远远见了都会张开双臂，再来个结结实实的拥抱，因为已一周未见。而那天女儿却一个劲地小手直挥，当作没看见妈妈，扯着另一个女孩的手急急匆匆跑掉了，弄得爱人一时摸不着头脑。回家后，女儿告诉妈妈：“妈妈，这几天和我一起放学结伴走的同学没有妈妈，因为她妈妈在生她的时候难产去世了。她从没见过妈妈，今天你来接我的时候她也在，如果我和你这么拥抱，我怕她会伤心。”

自此以后，爱人就不再去学校接女儿。

今年6月，女儿高考结束。有天晚上，一家三口在小区散步，碰到了邻居。邻居是国内名校毕业的博士，女儿今年刚获得“全省百名美德少年”称号。彼时，他正在绕着房子转圈锻炼，因其女儿在家看书学习，不想打扰她。

我们边走边聊，从他口中得知，高考几天，他们家好多衣服没洗，放在后阳台的洗衣机也停用了。理由是，鉴于自家女儿学习时听不得杂声，他们怕洗衣机的声音吵着我女儿复习休息。其实，早在高考前一天我们就到考场附近的老房子去住了，而且我们入住两年来，从未听到他家洗衣机有什么令人讨厌的噪音。

不久，女儿离开镇江去了千里之外的西北的一所大学。今年国庆长假第一天，我和爱人一路西行，开车去了她的学校。回程时经过河南境内，在一个服务区下车休息时，有一对母子上来打招呼，说看到我们的车是江苏牌照的，希望我们能带个路。原来，他们是扬州人，儿子和父亲一起在西安从事建筑工程，还有几天小孙子就要出生了，儿子便请了假带着母亲回扬州照料妻子。因为这是第一次开车走这么远的路，有点不认识路。我说就跟我车走吧。于是我们一前一后，结伴同行。

天色渐黑，我们再次进入服务区休息。吃晚饭时，我发现邻座数是扬州口音，主动问候后便将这对母子介绍过去。母子俩和他们说起扬州话来，格外亲切，互相间还留了电话。原来，他们是四家人开着两辆车结伴出游西安而归。就这样，我们四辆车结成了一个江苏车队，在异乡的土地上，使本来很孤单的千里行程，变成一种别样的安全而温暖、轻松而幸福的过程。

人的一生中，会有很多的相遇，但只要心中有爱，相遇就会成为一种美丽。

乘着歌声的爱情

文/梅花雪

近日在上海开个唱的汪峰，忽然开口向章子怡深情款款地进行了长达8分多钟的真情告白，通篇以超强华丽的排比句，带着不顾一切的决绝，令现场歌迷们热血沸腾。虽然爱有很多种表达方式，但不可否认，汪峰的表白真是无比煽情，比琼瑶还要琼瑶。

就我个人而言，我不喜欢这样高调的爱情，难免有炫耀的感觉，似乎含有某种目的。可是，汪峰不愧是才子，我承认，看到告白的那一刻，我还是有点感动，歌声里，也忍不住流下眼泪。乘着歌声而来的爱情如此美好，谁能不动容？

相信有许多人并不看好他们的恋情，娱乐圈总是这样让人忽惊忽叹，忽悲忽喜，有人相爱了，有人分手了，聚散依依。希望汪峰不只是想要娱乐歌迷，过不了多久将《我如此爱你》又唱成了一曲李亚鹏与王菲式的《传奇》。如果你不能用自己的肩膀去承担爱的责任，最好还是别把承诺说得过早，不要轻易言爱。免得在分手之后再找借口说，“我们一开始就是错误，只因为我们彼此孤独”。当然，爱不爱，如何爱，说到底也只是汪章两人之间的事，不管汪峰结过几次婚，章子怡谈过几次恋爱，与歌迷无关，与影迷无关。

爱是一种两情相悦的吸引，是两颗心的互相感应，倘若没有爱情，没有那心有灵犀的默契和那魂牵梦绕的牵挂，生命还有什么意义？而爱情的意义，文艺青年汪才子一定比普通人有更多领悟。爱情就是爱情，不是别的什么东西，能与爱情同在的只有生命。爱可以是一瞬间的事情，也可以是一辈子的事情，每个人都有可能在不同的时间爱上不同的人。

但无论如何，爱的真理只有一个，珍惜爱，爱才会长久。真正的爱情战得胜时间，抵得住流年，经得起离别，受得住想念。惊世骇俗的形式终究不是爱情的常态，平和而简单的幸福才是真正的幸福，也才能长久。希望汪才子的真情告白后，能有细水长流的永垂不朽。不过，世事难料，谁又能许谁一个未来？向来情深，奈何缘浅。此刻，爱就爱了吧，管那么多干吗？

